

■中国医师节·医者仁心的传承

从医这条路太苦? NO!

她铁了心就想当医生

“其实,当初我女儿说她想学医时,我、孩子她妈、她外公,都是反对的,因为我们几个都从事医疗工作很多年了,深知从医这条路实在太苦。所以,我们一开始是想让她去当老师,但她好像铁了心就想当医生……”聊起女儿对医学的选择,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蒋军辉副院长坦诚地说。

“误打误撞”走上“医路”

33年前,蒋军辉来到了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岔路口——选择大学和专业。起初,他倾向于读建筑设计,第一志愿填的也是这个专业,因为当时他喜欢画画,而且空间想象能力不错,自觉有一定的设计天赋。然而,由于当时填报的学校比较好,他的分数少了一点,最终没能考上建筑设计专业,转而学医。

“其实,我自己小时候看到医院就害怕,闻到医院消毒水的气味就难受。所以当初并没有想学医,不过我母亲觉得当医生很好,所以我在填报志愿时也填了这个方向,最后被浙江医科大学(后来合并为浙江大学)录取,整个过程其实挺偶然的。”

蒋军辉对记者说,虽然踏上学医之路有些“误打误撞”的意思,但真正开始接触后,他却很快发现这个专业其实还蛮有意思的,特别是当他完成学业来到宁波市第一医院(现为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)后,他发现治病救人带来的成就感是其他很多行业不能比拟的。

“而且我刚参加工作的年代,正好是我们医院变化巨大的阶段,给我们施展拳脚的机会很多。当时医院的泌尿科刚刚起步,很多东西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、去磨炼。我还记得自己做的第一台前列腺癌根治手术,足足做了7个小时,当时全国范围内能做这个手术的医生如凤毛麟角,我们能把它做下来,已经觉得很成功了。”

入职后,蒋军辉对自己所专注的泌尿外科领域投入了很大的热情,他也一步步成为学科带头人,通过几十年如一日摸爬滚打,慢慢帮助学科奠定了稳固的基础,并填补了宁波在泌尿外科领域的很多空白。如今已是宁大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的他,仍然坚守一线为患者排忧解难,是很多患者的“老朋友”。



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蒋军辉副院长和她的女儿蒋立弘。

无法阻挡的“医心医意”

既然自己对医疗工作有着这么大的热情,那为什么还要反对女儿学医呢?对于这个问题,蒋军辉解释道,他并不是觉得女儿吃不了苦,相反,女儿吃苦的能力让他都觉得佩服。他主要是考虑到医疗工作的时间太不稳定,加班加点是常态,无法很好地照顾到家人,他自己就曾因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女儿而感到遗憾。

说到这里,蒋立弘确实从小就有深刻体会。“小时候,对于父亲的职业,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经常见不到人。因为他夜班比较多,我上学放学基本都是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接送。而且爸妈经常轮流做夜班,我同时看到他俩的时候不多,一家人一起出游的机会也很少。我还记得,有无数次我爸说他晚上回家吃饭,然后我们等得肚子都饿瘪了他还没回来,这让我印象很深。”

不过,蒋立弘从医的意愿并未因此受到影响。她说,她很小就认识到父母做的事情很有意义。“医生能救死扶伤,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,这很厉害。而且,当你看到一个病怏怏的人在自己的诊治下恢复健康,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啊!”

事实上,早在读初中的时候,蒋立弘就萌生了学医的想法,她告诉记者,除了父母长辈的影响,还因为那时候她看了一些医疗方面的书籍和电视剧,其中的很多故事和人物,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越来越觉得,相比于别的职业,医生这个职业更能让她实现自我价值。所以,她最后“不听老人言”,一心一意填报了医学专业。

医生要一生“学而不厌”

在华中科技大学念完本科后,蒋立弘又考取了浙江大学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,选择的方向是皮肤病学,与父亲成为校友。

如今,蒋立弘的学医之路已经走过了6年,在这个过程中,她也越来越认识到学医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,包括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积累,需要有一股“学而不厌”的精神。“学医是一辈子的事情。”

再过几年,蒋立弘也将踏上工作岗位,对于从医所需的素质,她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要向父亲学习。“一方面是沟通能力,我发现我爸在面对患者、家属、同事、学生等不同的人,会有不同的沟通方式,他和别人沟通起来都很顺畅;另一方面是心态,他有一颗外科医生应有的‘大心脏’,不管在手术台上遇到什么意外情况,都能沉稳应对。”

在所有品质中,蒋立弘认为自己最先要学的是父亲“一切为了病人”的理念,她从小跟着父亲进出医院,常常看见他不管是看病还是别的方面,都是能方便患者就尽量方便患者,尽自己所能地给患者减少麻烦和负担,“有时候病人比较多,我爸会给他们加号,就算要看到很晚也不在意。”

如今,面对女儿学医的选择,蒋军辉副院长也早已“看开”,“她是一个很有决心的孩子,她说她想学医,高考80个志愿就全填了医学专业,我们让她填几个别的专业,她根本不考虑。有决心学医其实是件好事,现在,既然她已经走上了这条路,我们肯定会无条件支持她,尽可能给她提供一些指导。但未来的路,还得靠她自己去探索。”

记者 吴正彬
通讯员 戴栋宁 庞赟

肩痛练了一周“爬墙”痛得炒勺都提不起来

肩痛了做“爬墙”锻炼来缓解,这是眼下民间比较流行的方法,但今年刚退休的王女士因为跳广场舞导致肩痛,在舞友们的“指导”下通过“爬墙”锻炼来缓解,没想到越来越严重了。

王女士今年刚退休,便满怀热情地加入广场舞锻炼队伍,不过之前上班一直坐办公室的她因为平时运动量不大,才锻炼了几天肩膀就疼得不行,只能打了退堂鼓。舞友们纷纷给她支招,综合大家意见,王女士以为自己是遭遇了50岁人群最常见的“肩周炎”,听说做做“爬墙”锻炼就会恢复,于是,她硬咬着牙做了一个礼拜的“爬墙”和社区健身器械锻炼。没想到这一通操作下来,非但没有让她重返广场舞队伍,还出现了夜间疼痛的症状,连炒菜做饭都成问题了。

随后,王女士又尝试了针灸、推拿、拔罐等治疗,但收效甚微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夜间疼痛愈发频繁,王女士辗转反侧,彻夜难眠。直到碰到家门口的一次义诊,市二院关节外科专家为王女士进行了细致的体格检查,高度怀疑王女士肩痛的罪魁祸首是冈上肌腱撕裂(肩袖损伤常见的一种类型)。此后的磁共振检查也证实了专家的判断。王女士之前“爬墙”、健身锻炼等一系列操作对病情非但没有帮助,反而加剧了损伤。

明确诊断后,王女士在市二院骨科中心关节外科病区接受了关节镜手术,通过术后积极康复锻炼,前不久她得以重返广场舞团队。

●相关链接 肩痛了不能盲目锻炼

肩痛症状的背后可能是“冻结肩”,也可能是“肩袖损伤”。前者需要康复锻炼,后者需要静养,应对办法完全不同。那么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帮助普通市民进行初步判断呢?

宁波市第二医院骨科中心关节外科病区医生、亚运赛事保障医生杨骥介绍,“冻结肩”是肩关节囊的粘连,主动抬肩明显受限,就是肩膀侧的手,在不痛一侧的手的协助下也较难继续抬高。而“肩袖损伤”则是主动抬肩过程中会出现疼痛和无力感,但在不痛一侧的手的协助下则疼痛部分缓解,且能继续抬高(甚至到正常极限)。

大多数情况下,两者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,即“冻结肩”会有显著的外旋受限。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,患者可以平躺在床上,看看能否用靠近床沿的那只手按到床头柜上方的开关——在单纯“肩袖损伤”的人群中,按到开关不是难事,但往往会伴随疼痛。

杨骥表示,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,不同年龄段的肌肉、骨骼强度不同,适合的运动方式也不同。不同于年轻人在追求高难度运动时发生的损伤,老年人的损伤更为隐匿,恢复也更为困难,鉴别也更为棘手。发生了肩痛,最重要的还是尽早求助专科医生。

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郑轲